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九

德淸俞樾

墨子二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親士

樾謹按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氏沅校注曰抑安也猶曰安其大醜於文義未得

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

樾謹按內當作衲衲卽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衲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說曰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殊失其旨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

樾謹按王氏念孫斷焉字下屬爲句謂焉猶乃也其說是也支苟二字畢云疑誤今按支苟乃積檄二字之叚音說文木部檄積檄也徐鍇曰積檄不伸之意然則積檄者詻詻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淩壓而不得伸亦必詻詻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

必有詻詻之下是也

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樾謹按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句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兂近字古文作⿱止斤篆書作兂兩形相似而誤禮記大學篇舉而不能先先乃近字之誤與下退而不能遠相對成文說詳羣經平議可以與此互證

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樾謹按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

上已當爲人已之已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已謂與已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已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

是故谿陝者速溷逝淺者速竭

樾謹按逝當讀爲澨古字通也詩有杕之杜篇噬肯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澨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睢澨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澨杜預王逸注竝曰澨水涯澨淺與谿陝

劉文因叚逝爲遊深其義遂晦王氏引之謂逝當作遊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泥其形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 修身

詒讓按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旣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旣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

義同或它本自有作君子者而馬氏誤移作首句傳寫者乙正之仍從古本作士雖有學而篇首君子二字失於刪去耳

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樾謹按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上句並無者字是其證

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樾謹按徧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擩于三豆今文辯皆

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 所染

樾謹按畢云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然晉有郤氏未聞有郤偃也王氏念孫曰高當作𩫏郎城郭之郭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今按王說得之矣然必謂高是𩫏之誤則猶求之形而未求之聲也高與郭一聲之轉耳故從高得聲之字玉篇槁音口角切嗀音口卓切鷇音胡角切然則高亦可讀如郭矣詩緜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郭偃之爲高偃猶郭門之爲皋門也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 法儀

繼謹按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圜以規直以繩正以縣並無五者

賊其人多故天禍之

繼謹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相對

仕者待祿游者愛反 七患

繼謹按王氏念孫謂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按王說是矣然以憂爲

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是言持祿
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
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
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
並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
此文既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
蓋本作恙交恙即養之叚字古同聲而通用莊子至
樂篇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
憂也故與歡爲對文也此云仕者持祿游者恙交恙
當讀爲養後人不達叚借之旨引爾雅恙憂也之訓

以釋之遂有改其字作憂者而晏子原文不可復見矣

所言不忠所忠不信

樾謹按言乃信字之誤

二穀不收謂之皁

樾謹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為二穀不收之名疑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罕僅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饉猶僅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嗛嗛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

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

樾謹按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盖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

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樾謹按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

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 辭過

樾謹按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

此非云益煗之情也

樾謹按情猶實也煗之情猶言煗之實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煗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煗之實上文曰冬則輕煗夏則輕凊而此獨言煗者衣固以煗爲主耳

冬則凍冰夏則飾饐

樾謹按畢解飾字曰若覆食之幕然凍冰二字一義飾饐二字亦必一義不當如畢氏說也飾疑餲字之誤論語曰食饐而餲冬則凍冰夏則餲饐兩句文義

正一律傷字右旁之昜隸書或止作昜而飾字隸書或以飭爲之兩形相近故誤耳

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三辯

樾謹按非字衍文

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第期爲茅茨然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

宮室言也下文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今作茅茨則眞無樂矣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

以勞殿賞

樾謹按畢云殿讀如奔而殿此殆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澱與淀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澱之與淀也詩采菽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鎭也鎭卽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塡也塡與奠通禮記檀弓篇

主人既祖塡池鄭注塡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

舉公義辟私怨

樾謹按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

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樾謹按畢云下疑脫一字非也施當讀爲惕尚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惕文義已足非有闕文

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尙賢中）

樾謹按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

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

樾謹按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

旣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曰字爲有字之誤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旣云若法卽旣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

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
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樾謹按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
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
尚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
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
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
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
其旨下篇同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

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

機謹按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照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皆隔句爲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照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旣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

樾謹按灰字之義不可曉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叚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止作反也尙書大傳曰販於頓丘

昔者伊尹爲莘氏女師僕

樾謹按師當爲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 尙同上

樾謹按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

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

樾謹按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朩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尚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

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樾謹按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

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運役卽連收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 尚同中

檝謹按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

篇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磨字皆磿字之誤磿即歷之叚字也說本王氏念孫此歷字誤作靡被磿字誤作磨古書之晦久矣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

樾謹按此本作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今作不避者篆文相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而辟天鬼之所憎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

樾謹按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請解曰幾請

如關市譏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

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

樾謹按之衍字

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尙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

樾謹按畢云而讀與能同又據文選東京賦注引此

文作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尙同是故上下通情因增入審字故字王氏念孫謂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即情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誤入正文又衍爲字耳文選注作通情者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今據其說皆是也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旣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

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

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

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

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即失其義矣下篇云聖

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畢注删此句

畢氏王氏說亦未及故具說之

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

樾謹按此本作即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

言即其即則古通用也今作即舉其事誤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

樾謹按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字耳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情也

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樾謹按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爲政二字當據下篇補

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尙同下

樾謹按賞下當有罰字義見上文而不可當作不可

而猶言不可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

樾謹按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

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尙同於天子

樾謹按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並無下義字是其證也畢校已及之矣上下文竝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篇舞則選兮

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
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
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

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

繼謹按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義見
上下文

先之譽令聞先人發之

繼謹按畢校云先之二字一本作光當從之光廣古
通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

臣自愛不自愛君 兼愛上

樾謹按下自字衍文也上文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不愛兄皆無下自字

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

樾謹按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並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

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 兼愛中

樾謹按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

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尙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

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樾謹按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

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

樾謹按君臣相愛至富不侮貧四十字本在上文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之下然而今天下之士子墨子

言曰十二字當作然而今天下之君子曰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天下之難物於故也何亦難解於故二字當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

俶謹按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

連獨無兄弟者

樾謹按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煢或作惸皆假音然鰥煢惸三字聲皆不與連相近畢說非也連當讀爲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高注曰連嶁猶離嶁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即流離也亦其證也

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 兼愛下

樾謹按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

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爲對文可證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必將無可焉

樾謹按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必將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

疾病不侍養

樾謹按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非命下篇下以侍養百姓侍亦當作持

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

樾謹按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

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

樾謹按爲吾身上當行若字上文曰吾惡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是其證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

樾謹按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

故約食爲其難爲也

樾謹按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爲即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

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 非攻中

樾謹按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

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樾謹按敎下疑脫士子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即敎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并攻下

樾謹按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樾謹按傳疑當作溥溥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溥也若作傳字則不可通

率不利和

樾謹按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即和字之誤而衍者

粻食不繼儕食飲之時

樾謹按之時當作不時王氏念孫已訂正矣儕字王云未詳今按儕即際字張遷碑膺正之際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粻食不際不儕即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粻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

同後人不達係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係耳

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

樾謹按動乃重字之誤中篇曰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是其證

天不序其德

樾謹按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下文曰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序亦享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九

諸子平議卷十

德清俞樾

墨子二

芊鉏不加者去之節用上

樾謹按芊鉏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𪓰鮮且者鮮𪓰也說文黹部𪓰合五采鮮色从黹虘聲詩曰衣裳𪓰𪓰鮮色謂之𪓰故合而言之曰鮮𪓰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𪓰迭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是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

齇從虘聲虘從且聲故齇得以且爲之如簡文遽小篆作退或作徂而詩溱洧篇士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即以且爲之是其例矣

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

樾謹按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

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準人不傷

樾謹按利當作制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上當作止止當作上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文義甚明兩字互易不可通矣畢氏但訂止止字未訂止上

字故爲補訂之

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節葬下

橅謹按此上舊衍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畢氏謂與下文複故删之今按畢說是也惟將下當衍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可證也然兩文均有錯誤此當云仁者將求興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下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也文義方明其下云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

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正承此兩文而言又按目故二字文義不順蓋終身勿為下舊有也字且卽也字之誤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

樾謹按車乃虛字之誤北乃比字之誤漢書王尊傳師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

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

樾謹按蚤朝下脫晏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晏退二字文義未完尚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尚賢篇

與夜寢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
莫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
樾謹按細字無義蓋即上句紝字之誤而衍者紝本
作絍因誤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贓玉
篇貝部贓作郞切藏也是埋贓即埋藏也贓賦相似
因而致誤耳贓字雖說文所無然藏字亦說文所無
且從艸無義不如從貝之爲勝玉篇收贓字而訓爲
藏或轉爲古字古義乎
財以成者扶而埋之

樾謹按扶字義不可通扶乃抉字之誤廣雅釋詁抉穿也抉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𥥛穿也又曰窫深抉也義竝與抉相近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

樾謹按王氏念孫曰者下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然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别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之誤

內續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樾謹按內續奚吾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債奚后皆

字之誤也奚后即謑詬之叚音說文言部謑恥也重文謑曰謑或從奊又曰詬謑詬恥也重文訽曰詬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謑訽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奊詬奊即謑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即謑之省后即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謑詬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茲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無封

樾謹按畢注云後漢書注引作窆之封窆聲相近然上云既泄畢云泄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

無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窆之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言不爲墳也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

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樾謹按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癉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

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

樾謹按渠舊作𣙁𣙁據列子改今按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即此國也

上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 天志

詒讓按畢改兩曰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語也言字卽諸字之誤而衍者下曰字當從畢攷作日焉而字疑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日知晏陰蜡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逃避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

覩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逃避起下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忘天清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

天之爲政於天子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樾謹按下之字當在知字下畢校已及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君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

當作天之爲政也畢校本及故具說之

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 天志中

樾謹按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善張遷碑有張良善用籌策靈臺碑君子善之孫叔敖碑去不善如絕紛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政也並無

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

樾謹按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

樾謹按撽遂二字義不可通撽當爲邀疑本作邀遂或作撽傳寫誤合之爲撽邀而邀又誤爲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也是交遨古通川也遨萬物以利之卽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兼愛中篇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又曰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又曰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下篇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非命上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然則愛言兼利言交固本書之通義矣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謂也

樾謹按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謂當作爲古字通用下文正作爲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樾謹按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垕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 天志下

樾謹按極戒即儆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

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儆矣亟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卽從苟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極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儆相近

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

樾謹按此上脫誰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

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樾謹按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

正作天賦

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檝謹按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並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

於梵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
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下當有闕文蓋
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轉語今無他
據不敢臆補

比列其舟車之卒

樾謹按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舟車之卒
伍是其證也皆列即比列王氏念孫說

而況有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

樾謹按担字無義當爲衍文蓋即垣字之誤而複者
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蚤絫竊人之牛馬一

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踰人之牆垣扣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抯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抯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抯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

與角人之府事

樾謹按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内角隸書作角兩形相似而誤

於先生之書大夏之道之然

樾謹按大夏卽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

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 明鬼下

樾謹按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

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

樾謹按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

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卽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

若死者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

樾謹按必使吾君知之絶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韋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可爲證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

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用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即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

袾子杖揖出

樾謹按下文袾子舉揖而槀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袾子揖杖出下文本作袾子舉杖而槀之向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爲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

杖爲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㯻之猶定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㯻即敲之叚音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速也

𤅊藩按畢云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王氏引之云上請字當爲諸下請字卽情字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今按二說皆是也惟先字之義尚不可曉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譌矢誓古通用盟矢卽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夫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譌

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

樾謹按董字無義疑堇字之誤堇借為謹言不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槩水土以待乎天堇尹知章注曰堇誠也訓堇為誠即讀堇為謹也說文堇古文作𡏳形與董相似故誤

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

樾謹按葆土無義士疑玉字之誤葆玉即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即其例也古之伐國者或取其田野或取其寶玉故禹自言予非爾田野寶玉之欲也

湯乘大贊

樾謹按畢云贊疑聲字實非也湯乘大贊即書序所謂升自陑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儹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閒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陑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

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

樾謹按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

而非字則必嘗有蟊子蓋謂非空橐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眾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當據補

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

樾謹按弟兄當作兄姒義見上文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非樂上

樾謹按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

非直掊潦水拆壤坦而爲之也

樾謹按畢氏改坦爲垣是也壤疑壞字之誤掊者說

文手部云杷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拆者說文广部云庍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掊取之毀壞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掊潦水拆壞垣而爲之也王氏念孫以此二語爲未詳故具說之

意舍此

樾謹按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

益於飢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正墨子文法之妙王氏念孫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卽我未必然也

樾謹按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

明不轉朴

樾謹按此句義不可曉下文作眉之轉朴更爲無義疑眉字乃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𣁋亦以形似故誤𣁋者變之叚字尙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卽其例

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

樾謹按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尙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勮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卽本篇非樂之樂萬謂萬舞也

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

樾謹按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

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

樾謹按畢云野于飲作于野實非也此本以啟乃淫溢康樂爲句野于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即下文所謂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同將將銘莧磬以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韵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韵也

百姓之誶也 非命上

樾謹按誶讀爲悴說文心部悴憂也猶曰百姓之憂也故下文曰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引爾雅誶告也釋之非是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樾謹按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告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念孫謂則卽利字之誤而衍者非

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

樾謹按則上吾字豈上利字竝衍文

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

樾謹按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

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樾謹按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盖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

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卽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

今故先生對之曰 非命中

檖謹按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

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 命

檖謹按必不能曰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

肯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

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非命下

樾謹按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訓

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

樾謹按下文又云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二字畢云未詳竊疑是太子發之誤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爲一如石鼓文小魚作鯊散氏銅盤銘小子作𡥆是也此文太子字或合書作𡥆其下闕壞則似去字因誤爲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

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為太子發以別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

從十簡之篇以尚書無之

樾謹按尚當讀爲上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

樾謹按蕢字乃耤字之誤耤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非儒下

樾謹按親伯父宗兄句文義未明王氏念孫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其說是也王氏引之謂而讀爲如亦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爲可據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卽庶子乃取卑小之義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竝有小義廣雅釋詁稗小也方言曰

篆小者謂之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海小海也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裨王裨將一律矣

秉轡授綏如抑嚴親

樾謹按抑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篇以御其溝池王氏引之謂御當爲抑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樾謹按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脫上古字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言古服脫下古字

巧埀作舟

樾謹按巧埀當作功埀字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埀即工埀也莊子胠篋篇攦工倕之指釋文曰倕音埀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埀女共工是稱工埀者工其官埀其名

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

樾謹按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

為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
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
樾謹按豫猶儲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蓄其力也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失其義并失其讀
雖恐後言
樾謹按雖當作唯古字通也上文有見利二字蓋言

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務與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

樾謹按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

敎行下必於上

樾謹按此本作敎行於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爲文敎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

深慮同謀以奉賊

樾謹按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爲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

其道不可以期世

樾謹按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示字之誤古文其字作亓見集韵示誤爲亓因誤爲期矣

襲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苟爲說文自急敕之茍而非苟且之苟謂襲以生爲急今以義爲急也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爲苟生爲苟義不言以生爲急以義爲急也此字仍當爲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並有賓爲苟敬之文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苟生爲苟義正與爲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

繆稱篇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

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

諸子平議卷十